



俄空降兵参加训练



俄各地举行“空降兵日”活动

开展2400多项战役和战术训练,完成逾17.7万次伞降训练

俄空降兵晒年度成绩单

■李 君

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绿色迷彩服,俄空降兵称得上是俄军战斗力最强的王牌部队。据《俄罗斯报》报道,俄罗斯空降兵司令安德烈·谢尔久科夫日前在莫斯科的空降兵指挥基地,对即将画上句点的本年度军事训练等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演习中增长本领

谢尔久科夫透露,在即将结束的2019年,俄空降兵组织开展了包括战术突击检查在内的2400多项战役和战术训练,共完成超过17.7万次伞降训练,在各类演习中跳伞目标多达362个。他认为,俄空降兵今年军事训练的最大成果,是确保了这支“会飞的步兵”依旧保持高水准的战斗素养,能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1月17日,俄空降兵数百名伞兵在莫斯科西北方约350公里的科斯特罗马地区举行大规模空降演习,拉开了空降兵2019年度系列演习的序幕。此后,通过举行并参与一系列大型军演,俄空降兵展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优异的训练成果。

据俄媒体报道,在“中部-2019”首

长司令部战略演习中,俄空降兵出动71架伊尔-76运输机,从4个机场起飞,将一个空降团的2000余名伞兵和200余台各型车辆在短时间内投送至两个演习地域,之后完成地面集结并成功夺取假想敌机场。尽管有两辆战车因降落伞故障坠地损坏,但俄军的战役组织能力可见一斑。此次演习的特别之处还在于,运输航空兵机组人员和空降兵分队官兵在接到命令那一刻才得知空降地域的具体方位。机组人员需要实时开辟航线,按照指定地标在空降区域准确降落,空降兵则需在陌生地域着陆。这种“盲降”方式极大考验了飞行员和空降兵的灵活应变能力。

在其他多场首长司令部和战术演习中,俄空降兵同样表现出色。当地时间7月11日,俄空降兵部队与军事运输航空兵今年首次在克里米亚地区联合演练空降新战术。2400多名俄空降兵从新罗西斯克经过长距离转场飞行后,在克里米亚乔达角训练场实施空降。

俄国防部称,由于空降兵需要同时空降至克里米亚半岛的两个靶场,靶场之间距离较近,实施空降的难度较大。此次空降采取在最小间距条件下以两个平行编队低空空投的新战术动作,大幅压缩空降时间,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本次演习动用的兵力兵器数量也为近年来罕见,除运输机编队外,俄军派出苏-27战斗机分队、A-50U空中预警机和伊尔-22-SURT电子侦察机为其护航,展示出灵活机动的大机群编组

和调度能力。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最近,经过重重考核,俄空降兵共有57支空降部(分)队被列入“突击队”名单,超过去年近一半的指标。此前,空降兵代表队还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2019”框架下的24项比赛,并在15个项目中获奖。

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俄空降兵今年与其他国家举行50场联合演练,数量较以往增加数倍,主要包括“斯拉夫兄弟-2019”“友谊捍卫者-2019”“协作-2019”、俄罗斯-巴基斯坦“友谊-2019”、俄罗斯-埃及“友谊之箭-2019”等双边及多边联合演习,促进了多方交流与合作。

以“斯拉夫兄弟-2019”联合演习为例,此次演习于6月14日至27日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三国在塞尔维亚潘切沃特种部队基地展开,演习延续了以往的反恐主题。塞尔维亚专家卢尼奇表示,此次联演的重点是促进各国交流反恐经验,以弥补自身不足,尤其是北约与俄罗斯应对恐怖分子的经验截然不同,塞尔维亚能够分别与两方交流实属难得。

近一年来,俄空降兵部队官兵还与青年组织和“少年军”等机构合作,利用胜利日阅兵式、军营开放日、8月2日“空降兵日”、“军队-2019”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和“国际军事比赛-2019”等机会,组织开展7000多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既宣

传了“蓝色贝雷帽”的光荣传统与形象,又激发了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

现代化武器装备率提升

今年,俄空降兵按照国家国防订货指标要求,圆满完成最新式武器装备列装计划,接收两个营的现代化BMD-4M空降战车和BTR-MDM“贝壳”装甲运兵车,9000多套D-10、“弩-2”降落伞系统,以及包括特种装甲车、雪地车在内的200多辆各型车辆,现代化武器装备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俄专家指出,上述装备均根据部队性质、部署区域和作战任务的不同配发,例如,靠近波罗的海三国的第76空降师就装备火力强悍的BMD-4M空降战车,毗邻高加索的第7空降师大量装备全地形突击车并开展山地作战训练。作为全域支援力量的各突击旅则轮换装备轮式的“猎豹”、“台风-VDV”装甲车和“瓦斯”皮卡,在战时将由空降兵司令部下拨的运输直升机搭载,快速机降对敌军后方实施作战。

谢尔久科夫在展望明年工作时强调,2020年将迎来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俄方要在全国各地举办一系列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此外,俄国防部还将以南部军区为主举行“高加索-2020”战略首长司令部演习,届时,俄军其他军区和17支外军部队官兵均将参演,作为俄军精锐之师,空降兵部队将大有用武之地,从现在起所有官兵应做好全面准备,力争再创佳绩。

预计耗资6.4万亿美元,导致至少80.1万人死亡

后“9·11”战争的代价

■王 钰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全球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恐战争。如今,距前总统布什对恐怖主义宣战已过去18年。诚然,所谓的反恐战争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并没有给地区乃至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恰恰相反,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是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成本项目组最近发布两份报告称,到2020年底,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预计耗资6.4万亿美元,导致至少80.1万人死亡,上述数字还将持续增长,因为战争尚未结束。

巨大伤亡

《后“9·11”战争的代价》报告按照平民、人道主义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国防部平民和承包商、国家军队和警察部队人员,以及其他盟军和反对派士兵进行分类,记录了主要战场的直接死亡人数,涉及地域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按照统计,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3574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42%。这还不包括战争导致的间接死亡,即由于缺少食物、饮水或因战争引发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美国战争委员会成员大卫·韦恩在《国会山》专栏文章中写道,一般间接死亡是直接死亡人数的4倍以上。

经济负担

到2020财年,美国的预算成本和

后“9·11”战争的债务预计将达6.4万亿美元,主要包括海外应急行动拨款、五角大楼基本预算中与战争相关的支出、“9·11”后退役军人的医疗和残障护理支出,以及国土安全部用于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的支出等。

报告称,尽管当前美国在战争中的直接支出略有降低,但其对经济的影响仍与10年前一样严重。韦恩认为,“直到22世纪,美国还要为这些反恐战争买单”。

何去何从

一些美国专家和民众逐渐意识到,正是他们缴纳的税款和默许的态度使这些战争成为可能。因此,另一份报告《2020财年美国后“9·11”战争的预算成本和义务》对此作出反思。报告称,尽管美国政客常常呼吁结束无休止的战争,但现实是骑虎难下,截至去年,美军在全球设有374个海外驻军基地,驻扎在境外的兵力约30万人,要在避免地区动荡的前提下逐步裁撤,显然无法一蹴而就。韦恩认为,必须推动美国政府使用外交手段,负责任地结束这些战争,修复已经造成的一些无法估量的破坏,并确保这样的战争不再发生。

报告指出,目前联邦预算中与军事有关的部分占2/3,并向3/4逼近,过高的军事预算正在挤压其他非战争的国家战略。两份报告的拟定者希望通过权威数据为美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令其未来在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时更加谨慎。

美对乌援助得不偿失

■杨 扬

近来,美国国内围绕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当局利益交换等问题讨论不休。自2014年乌克兰东部地区爆发冲突后,美国开始向乌政府提供军事与安全援助。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泰勒宣称,美对乌援助维护了欧洲的战后秩序,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军事援助名目繁多

美“防务一号”网站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出,援助乌克兰对美国来说得不偿失,因为“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不过,自2014年以来,美国开始改变袖手旁观的政策,向乌克兰提供数额巨大、名目繁多的军事与安全援助,涉及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技术器材等。其中最受争议的是破例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在内的致命性武器。美国防大学教授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意义重大——不仅帮助乌克兰军队提高了人员素质,还给他们吃下“定心丸”,使其坚定地战斗在“与俄对抗的前线”。

这一说法得到美国部分议员的认同,他们在今年9月特朗普下令临时中断对乌援助后曾催促白宫抓紧恢复。负责乌克兰和俄罗斯政策事务的乌克兰大使泰勒称,如果对乌援助就此停止,俄罗斯很可能“受到鼓舞”。

以维护安全为名

伴随着乌克兰局势的不断演变,美国国内不少人开始质疑白宫的对乌援

助政策。美智库机构“防务重点”负责人杰米·弗雷德曼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与安全援助非但未能达成促进和平的目标,反而有碍冲突和解。他说:“我们破坏了乌克兰冲突的外交解决模式,俄罗斯对此难以接受,和平协议当然也很难达成。”

2014至2016年,美对乌军事与安全援助一直高企,引发美国公众的不满和抱怨。美国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曾气愤地表示:“美国纳税人为什么要关心遥远的乌克兰局势呢?我们耗费巨额资金,跨越5000英里把火箭筒、夜视仪等装备运送到乌克兰,难道只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国际秩序?我看不出美国在其中的利益所在。”

出于自身利益需要?

弗雷德曼表示,越来越多人认为,5年来美对乌援助实际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尽管得到美国的帮助和装备,但乌克兰军队仍然缺乏收复顿巴斯的能力。负责乌克兰事务的五角大楼官员劳拉·库珀称,美对乌援助产生的影响没有宣传中那么大,在对乌援助被特朗普中断55天时间里,乌东部冲突地区的局势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乌克兰军队一名狙击手在接受美国传统基金会采访时说:“我可以利用任何一支狙击步枪击杀人,并不是非美制狙击步枪不可,敌人也不会因为我使用了一支美制狙击步枪而主动撤退。”

部分美国公众认为,特朗普之所以坚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很可能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这么做可以逼迫基辅配合他对拜登的调查”。

美海军战机陷入“零件荒”

■李 赐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部分零部件出现断供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报告称,美海军作战飞机正面临零部件缺乏的尴尬境地,这使得自1995年以来承担着海军攻击任务的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出现“趴窝”,若不重视该问题,美军未来战斗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无法应对突发任务

报告称,美海军和国防部后勤局在确认“超级大黄蜂”执行常规作战任务所需零部件数量后发现,当前库存已无法满足需求,部分零部件甚至出现断供。这意味着美海军将“无力应对突发作战任务”,同时无法完成2019财年末“超级大黄蜂”机队战备完好率达80%的目标。

据称,美政府问责局去年就曾提醒海军和空军“战机因缺少零部件无法满足最低出勤率要求”。美国防后勤局担忧地指出,由于维护经费不足和零部件缺乏,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只有约50%的一线战斗机可执行常规作战任务。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指出,目前“超级大黄蜂”最缺零部件,包括发电机、中央座舱显示器、主目标感应器、通

信天线和尾翼方向舵传动装置在内的五大关键部件长期供不应求。

共和党参议员迈克·肖恩贝利在国会作证时称,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为保证一线作战飞机出勤率,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比如将其他战机零部件拆给“超级大黄蜂”用,“为让现役战机起飞,他们甚至打起博物馆陈列机的主意”。

新武器研发抢走经费

报告指出,导致美海军作战飞机零部件缺乏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零部件型号老旧、生产线撤销,生产及配送延误等。以“超级大黄蜂”为例,其中中央座舱显示器采用的玻璃由于型号过时,制造商已不再生产,厂内库存仅剩68块;负责为“超级大黄蜂”制造通信天线的厂家因搬迁停产,导致该机13个月未获新的通信天线。

此外,军方与制造商签订的合同条款也影响到零部件供应。大部分合同以维护制造商知识产权为由,禁止军方向其他厂商寻求帮助,“按合同规定,无法从原厂商手中获取制造数据、设计图纸等资料”。

美政府监督项目专家丹·格拉泽指出,战机零部件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决策者,“他们宁可投入大笔资金制造不成熟的新型武器,也不愿多花一分钱为现有武器制造更多零部件,而事实证明,很多花在新型武器上的钱都打了水漂”。比如,为让F-35战斗机在2010至2012年间形成战斗力,美海军曾不惜取消“超级大黄蜂”的零部件采购合同,结果F-35未能形成战斗力,“超级大黄蜂”的零部件采购也耽误了。

报告还强调,如果美海军2000至2018年进行了必要的后勤评估,就能预

测到这一风险,“但可惜他们没有”。

亟须引入竞争机制

格拉泽称,当前摆在五角大楼面前的难题,不是怎么打赢一场战争,而是如何确保主战装备获得充足的零部件供应。他认为,最常用的办法是在零部件采购中引入竞争。

格拉泽解释说,一家防务厂商研发制造出某型战斗机后,便会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垄断其后期维护和零部件供应,“其实零部件完全可由其他小厂商生产,但人人都知道,战机交付后,长期保养和维修阶段最赚钱,谁也不想放弃这一机会”,军方要想得到充足的零部件供应,就必须绕过厂商的知识产权保护,让更多制造企业参与到零部件生产中来,“多样性可以促进竞争,以降低成本、保证数量”。



参加美乌联合军演的乌克兰士兵